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四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朱依昊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sub>臣</sub>毛鳳儀

謄錄監生<sub>臣</sub>曹方昇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內治

周襄王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  
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  
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

疇之國也由大任

摯疇二國任姓矣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

杞繒由大妣

杞繒二國妣姓夏禹之後大妣之家也大妣文王之妃武王之母

齊許申呂

由大姜

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

陳由大姬

陳媯姓舜後大

姬周武王之女成王之妣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

鄆

姓之國仲任氏之女為鄆夫人

密須由伯姑

伯姑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而

獲鼓甲也

鄆由叔妘

鄆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鄆夫人

聃由鄭姬

聃姬姓文王之子聃

季之國鄭姬鄭女為聃夫人同姓相取猶魯昭公取於吳矣亦其同姓所以亡

息由陳媯

息姬姓之國陳媯陳

女為息侯夫人

鄧由楚曼

鄧曼姓楚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過鄧而利其國遂滅鄧而兼之

羅由季姬

羅熊姓之國季姬氏之女為羅夫人

廬由荆媯

廬媯姓之國荆媯廬女為荆夫人

是皆外利親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

庸勲長老

明顯也庸用也勲功也長老尚齒也

愛親禮新親舊

親六親也新新來過賓也

舊君之故舊也

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

役為也

官不易

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

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

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

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

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南向君也

翟豺狼之

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

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

弱之是不長老也

捷鄭文公之名

翟隗姓也

隗姓奔翟

鄭出自宣王

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

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

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

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

漢孝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

及坐郎署長布席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

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宣帝神爵元年王太后數出遊獵京兆尹張敞諫曰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傳母今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太后乃不復出

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  
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  
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  
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  
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



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

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  
諫大夫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  
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  
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  
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  
虜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  
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

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東漢光武時郭皇后廢邳憚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

言雖然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  
帝曰憚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  
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胡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䟽諫  
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  
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  
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  
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

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  
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  
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桓帝延熹中應奉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  
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  
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  
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崩嗣泯絕母后之  
重興廢所因宜思闕眚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

言竟立竇皇后

魏文帝黃初三年欲立郭貴嬪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  
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  
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  
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  
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  
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  
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

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  
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  
度亂自上起也

晉武帝寧康三年將納后訪于公卿時王蘊女容德淑  
令舉以應選中軍將軍桓沖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  
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行  
彝倫攸叙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  
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任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

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唐太宗貞觀中城陽公主下嫁薛瓘初主之婚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晝昏則吉監察御史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晝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為也

夫卜所以決疑若黷禮慢經先聖人所不用帝乃止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  
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玄齡等咸曰陛下所  
愛欲少加之何為不得請倍永嘉長公主魏徵曰不可  
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  
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  
公主既加長字即是禮有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  
相踰越太宗然其言人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



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宣令謂徵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事即道勿為形迹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太宗時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絕殊當時莫及文德皇后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華詔書已出策史未發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為心故君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願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民父母之

義乎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  
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手詔答之深自剋  
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  
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常挺等云女適陸氏無  
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某父康  
在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  
並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  
為疑問徵曰羣臣或順旨陸氏何為過爾分踈徵曰以

臣度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  
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遇寵處儉時  
為太子舍人太上皇聞之不說遂令東宮出為萬全縣  
每懷戰懼常恐不全首領陸爽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  
後陰加譴謫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為恠太宗  
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之  
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華者

宜停時莫不稱歎上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省費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義自近代風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

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

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  
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  
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  
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  
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  
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

高宗時王后之廢侍中韓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  
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

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

高宗將以武氏為后中書令來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閒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妣闕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



上元中帝多疾欲遜位武后中書令郝處俊諫曰天子  
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  
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諸  
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  
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  
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成國與人以喪厥家  
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  
中宗復位以桓彥範為侍中上書戒帝曰詩以闕睢為

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未喜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軫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

景龍中武平一遷考功員外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  
黨相詆毀親貴離闕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  
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難  
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  
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為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  
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膏脣之  
伍苟輸讒計脅肩邸第之中噤頤媪宦之側故過從絕

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召近  
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  
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帝美其  
忠切

玄宗欲立武惠妃為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  
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  
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  
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

飲匹夫匹婦尚相擇況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為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不果立妃

憲宗時學士李絳奏伏以聖哲之君撫馭之要必順人情以作事感天意以致和從古以來其道由此陛下勵

精求理損已推誠風動四方事負百度作範來代掩美  
前王後宮之中人數不少離別之苦頗感人心怨曠之  
思有干和氣伏冀酌量所要矜放其餘使其親戚如初  
復得宮掖省費上以表大德如天之思下以成群生遂  
性之樂道映青史化洽皇風敢竭消塵庶禪萬一如蒙  
聖恩允許便請入德音後亦更論減放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曰右伏見大厯已來四十餘載  
宮中人數稍久漸多伏慮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上則屢

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事宜省費物有遂情頃者已蒙聖恩量有揀放聞諸道路所出不多臣伏見自太宗玄宗以來每遇災旱多有揀放書在國史天下稱之伏望聖慈再加處分則盛明之德可動天心感悅之情必致和氣光垂史冊美繼祖宗貞觀開元之風復見於今日矣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言臣等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稱亦要別嫌因循

舊章恐未為得臣等商量今日以後公主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令稱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仍不令稱族所冀臣子之道因此正名郡主縣主亦望准此

宋仁宗天聖中太后崩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右司諫范仲淹奏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叅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



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

慶歷中仲淹為參知政事上奏曰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宮掖其數實多憫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娉自是宮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貞觀二年七月二日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掃洒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

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明道二年將作監丞富弼上奏曰臣聞右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以上章諫廢后事貶睦州通判仍差人押出門臣不勝驚駭伏恐陛下行於倉卒未熟思慮輒敢冒天威犯斧鉞一陳愚懇惟陛下裁察之皇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踴自太祖太宗真宗撫國凡七十年未嘗有此陛下為人子孫不能遵祖考

之訓而遂有廢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奈天下何仲淹為諫官所以極諫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以招諫諍況仲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陛下又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為陛下不取也昔莊憲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大弱而莊憲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蓋賴一二忠臣救護使莊憲不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實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獲暫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之陛下以萬乘之

尊設廢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也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唐姦臣許敬宗李世勣諂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已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今陛下貴為天子莊憲山陵始畢墳土未乾便以色欲之心廢黜后氏而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

實痛惜之莊憲太后臨朝以劉從德死恩典太重臺諫  
曹脩古等四人連名上章極諫莊憲大怒陛下不得已  
遂貶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莊憲纔往陛下立行召命  
優與恩獎復處憲省脩古雖死厚加贈典如此者蓋陛  
下憐其忠鯁不避夫禍難爾今仲淹所諫又甚於脩古  
等所陳脩古等追用而仲淹黜棄陛下何所見前後之  
異也況仲淹以忠直不撓莊憲時論冬仗事大正君臣  
之分陛下以此自擢用之既居諫列或聞累曾宣諭使

小大之事必諫無得有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聖  
哲之主亦無以過此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  
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後何以使臣  
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為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大  
非朝廷之福今百執事所為皆一司一局雖常才者皆  
能幹之是易為也如仲淹者乃為臣之難能者也今幹  
一司一局者皆坐取遷陟立居顯要而仲淹不惜性命  
為陛下論事而遠徙外郡臣恐百辟以此皆務為易者

而不為難者也陛下一旦有難為之事不知何人為陛下為之居諫官者務要訐直乃號稱職依違者曠職今循默者已居顯要而訐直者尚居散地苟如是不若廢諫官如不欲廢即循默者可黜訐直者可用請陛下急圖之今天下凶歉盜賊如麻國用空虛人心惶擾姦雄觀此已有窺覷之心陛下當兢兢惕惕宵衣旰食日與臣寮講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而乃自作非靖廢嫡后逐諫臣使此醜聲聞於四方知陛下不納諫臣朝政

不舉則姦雄益喜以謂中外皆亂事勢相符必有變事  
臣一念至此心寒骨顫此自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說也  
望陛下審思之明察之廢后已行雖能悔過臣願陛下  
急且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絕  
朝綱復振使姦雄不能窺陛下淺深此社稷之慶也  
殿中侍御史段少連等奏曰臣因義激心以職獲譴天  
地容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  
志敢不盡陳之初聞非時召兩府大臣議皇后入道一



日之內都下喧然以為皇后母儀天下固無入道之理  
朔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為淨妃臣與孔道輔范仲  
淹等恐詔命一行難於追復是以群詣殿閣上疏而執  
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止令就中書商量宰相雖知  
其誤然猶責臣翻覆率易故道輔仲淹斥守外郡臣等  
例皆蒙罰伏以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  
下無不懽忻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閣遽行黜責中外皆  
以為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黜道輔仲淹而

斷來者之說也望熨思其事使讒愬不行忠邪有別則天下幸甚又伏覩戒諭自今有封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羣詣殿門對且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況道輔仲淹端正敢言素為姦邪所忌以言事而黜之恐姦邪得志而翱翔方正望風而竄伏矣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以雪陸贄之罪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寃當時稱之今陛下未忍廢出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

閣之事而默默乎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忠  
亮乎幸裁赦之

少連又奏曰臣聞高明粹精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然  
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  
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  
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  
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  
瞽哉誠以秉愛君之心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

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  
膽披情素為陛下澄清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  
邦若然則君天下脩化本者必自內而刑外也昨者二  
府大臣忽然晚出民間喧傳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傳  
降為妃而離宮廷矣臣與道輔等皆在言職以謂皇后  
母儀萬方非有大過而動搖則風教陵遲況聞入道降  
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妃后有罪出則告宗廟廢則為庶

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  
議者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為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亦  
當降為妾矣比抗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姦邪之人離  
間陛下邪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備言皇后有妒忌  
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慮皇后不利  
於聖躬故築脩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  
為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  
乃云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廢黜置之別

館俾自省循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為  
后乎為妃乎詔書不言安所取信伏以陛下立后一紀  
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播紳循默無  
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  
曠矣夫皇后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念之  
且內外臣寮以至戚里皆萌覬覦之心或進女口以希  
選納或巧事寵愛以結內援則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  
綱紀綱之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易曰三人行則

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舉事  
為萬世法苟因掖廷爭寵遂行廢后則何以書史策而  
示子孫況祖宗已來未嘗有廢后之事詩云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斯大不可者二也臣竊恐姦佞之人引漢武  
幽陳皇后故事以陷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佚之主固  
不足踵其行事而為人臣者當致君堯舜豈當致君如  
漢武哉今皇后置在別館必恐懼修省且陛下仁恕之  
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古人言曰一人向隅

滿堂為之不樂今四方凶年民有愁嘆又聞中宮幽廢  
何啻滿堂不樂乎願詔皇后歸宮復其位號杜絕非間  
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歡豈不美哉陛  
下苟為邪臣所沮不行小臣之議臣恐高宗皇后之枉  
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  
景祐元年開封判官龐籍上奏曰臣前月十一日曾上  
封奏為內侍韓從禮等傳美人尚氏教旨令開封府放  
免工匠單慶等六人本行差遣特蒙悉聽科斷韓從禮



等及敕下諸司今後宮闈教旨並不得施行中外聞之孰不懽快有以見陛下英斷實九廟無疆之休四海永安之福也臣愚更願陛下使宮掖之間上下有序不以恩寵陰啓禍階蠹耗金珠漸困國力通私謁以亂政縱外親而干法上損聖德次紊朝綱實天下幸甚

秘書丞余靖上奏曰臣伏覩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詔敕頃以中闈有虧善道降處次妃之位仍從別館之居郭氏宜令於外宅居止更不入內美人尚氏令於洞真

宮披戴永不入內美人楊氏於別宅安置者此蓋皇帝  
陛下廣示憂勤擯去聲色割情斷愛以從典禮雖堯舜  
無以加之天下幸甚詔旨又云長秋之重陰教是宣願  
厥位以難虛必惟賢而是擇將行聘納式助丞嘗臣謹  
按春秋君舉必書以示後嗣固當謹重用存規法竊以  
莊獻明肅皇太后預聞朝政託在母儀保佑聖躬安固  
宗社欽奉慈旨備盡孝誠先太后登遐方踰祥練陛下  
雖行易月之制而心喪未除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于庶人其禮一也所有納后之禮乞候先太后服紀闋日然後審選世閥登進賢淑興理內教統領六宮必允衆望始議策立不宜頻有改易以駭四方乃陛下孝治天下之本也昔者魯文公居喪納幣以娶夫人春秋非之公羊傳曰娶在三年之外此何議爾曰三年之內不圖婚也是皆孔子書之以為世法伏望陛下謹茲舉措以示後代稍緩其期則臣繾綣之願也

慶歷元年孫沔上奏曰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制

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刪詩著為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丘明直書為十二公之始易以風火出為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乎外由中正而明于內非嚴風火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為患而立法於將來者也恭以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厭從諫弗咈紹三朝之謨訓躬萬幾之憂勤旰食在念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

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今朝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內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若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治陰教為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妾上下分統無使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以來三黜寵闈兩犯宸扆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悍福極則患生退屏繼跡踰僭如舊苟不建立嚴制竊恐

漸生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多不隨  
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霆各崇華衛分道爭行衆目所觀  
此非所以示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  
令脩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  
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為宮師  
以佐內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惑矣竊以宮政之  
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為大  
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于千二十貫

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二三千十倍  
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簿書  
可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取索  
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  
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  
其便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  
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為親近宣傳國  
命出納王言常行抑制尚或騰陵今遷秩不踰年賞賜

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玉帛盈於後房絲竹聞於別院官尊祿厚職重員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員御帶押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畏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選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蔭一子則上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竊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為尊非禁戒不為備闌入則抵罪誤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



閫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惟箔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為地過臣頗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姦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以上十五以下者諸宮院子須限七十以上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內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祗候非優人及公主院擔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今後

斷絕此則整肅於宸庭足以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  
須歲終不會此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  
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姦不詰其弊今御寶  
憑由司內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  
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  
可悉記昨聞胥吏偽取庫金三十兩抵法況御寶是中  
禁所掌外人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妄用非此一吏  
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寮置司將寶元後來無

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  
大數對簿帳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歷并內藏庫亦自寶  
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涯  
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宮閣凡有取索出到憑由  
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覆奏然後置簿抄上番換  
通簽正牒下諸庫藏方得支官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  
別設關節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  
之本源昇平之基業也中宮正則內宰之制行于六宮

而寵嬖不犯於上矣宮禁嚴則中間之事絕於衆口而  
朋黨不結于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感陰  
陽之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薦以來邪佞之類  
矣御寶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思能  
勝威昵可消正甘言令色遜於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  
愛浸深忍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免也伏望皇帝陛  
下以公道制私情大日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  
于聰明愛倖盡決于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

威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棖也愆  
焉得剛非用天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吳賊侵  
軼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蓋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  
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亦未為大患也夫手足之  
疾侵於皮膚積為瘡癢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  
疾迫於膏盲壅為癰疽潰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  
措置得宜則有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為不測  
之慮履霜至于堅冰然火在於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惟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機間不容髮則百世之利萬方之幸此皆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著位之材愚未辨進賢難於起死去佞過於拔山法令撓於親恩賞及於濫豈不謂根蘖於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然其說異日為陛下言之也若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詆於羣公不專攻於上德但慮切直速

怨貴權不能保身貽憂老母至於事君之心則無所愧矣伏望乙夜之餘再賜詳覽幸甚

沔又奏曰臣伏見芳林園南宅見安故豫王靈輿至三月初三日方行攢殯諸宮奠醑慰禮已畢今見大內車蓋出入朝暮往還非全痛戚之情頗涉朋遊之便逍遙窺覘僕御喧譁禁士縱欲嚴呵宮人難於檢察誠為隱暗亦合防微伏恐姦細乘時駭機竊發人之所忽事不可知伏諒陛下以苦切在中周思未及臣叨司視聽須

至達聞欲乞指揮故豫王本宮人在彼祇候朝夕祭奠餘並止節勿令輒出深為利便

二年知諫院歐陽脩上疏曰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匹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污損聖德之事



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  
謹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  
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  
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  
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  
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媵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  
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日一旦宮中取索頓  
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

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匹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與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慶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踈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踈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踈遠親戚名皆何在今日富

貴何必廣為閒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污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

皇祐三年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竊聞舊開礬鋪進納授官人李綬男與故申王宮承俊為親將就婚奩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史臺編敕節文應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官審覆須的是衣冠之後非

闢冗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差涉不實會赦不原其  
罪仍仰抨彈之官常加采聽許為親其李綬男正礙條  
制竊以伉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之選屬在名宿蓋禮  
教之重所宜謹嚴人地之華必資參擇按李綬闢冗之  
餘軒裳所絕彛緣進納已濫寵恩豈可更冒瀆國婚塵  
鄙公族使天支之貴下偶非類汨紊彛制虧損朝美臣  
請罷其婚姻別求德閥仍乞申命有司今後國親並須  
依敕選定

四年知諫院范師道上奏曰臣聞禮以制情義以奪愛  
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  
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  
經留意者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  
公主御寶白制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廷覬覦  
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  
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  
不過二三百人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

不復更有負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大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張方平上論曰臣聞禮始乎大婚詩首於闕雎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故帝嚳之立四妃虞舜之嬪二女塗山配

禹簡娥啓商周自古公王季姜任太姒世德相載故文  
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夫三代之制后妃嬪御皆所  
以助釐陰教贊成內治閭外之事非所預聞自秦芊后  
始攝朝事以弟魏冉當國任政故范睢以為秦獨有穰  
侯天下不知有王也及漢呂氏因惠帝之早世乘間挺  
起干據帝座陰陽錯位根幹倒植末塗淪潰幾遷運歷  
孝成即祚委政王氏皇緒中微正統三絕外家昌大執  
權四世而東朝壽考為之宗主至于新莽遂盜神器逮

乎東京孝安之後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地深帷幄  
禮間外朝莫不衡柄歸於父兄詔令專於閭寺於是有  
利幼之立忌賢之難邪謀陰策以圖自固匪人乘間又  
牽牛而蹊田正士悼心思投鼠而忌器害家凶國濫觴  
有漸近如唐時太帝孝和武韋之亂廟社危絕僅續如  
綫春秋之義君子大居正雖嗣王繼歷幼冲纘服而猶  
朝政總聽乎冢宰師傅保乂乎上躬則阿衡專美於有  
商周公勤勞乎王家其人也故三代之道無后妃預政



之理漢自諸呂之亂大臣議所立而先擇外家之賢者  
以定大計故孝文之入繼抑由薄氏仁良之故及武帝  
機識超遠深謀獨斷顧命金霍克隆基圖誠雄傑英主  
哉魏文帝鑒東京之覆轍立後世之長緒亦嘗作為戒  
誓其事可法夫六宮之位稽諸昏義則有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之數其在周禮則世婦女御  
職存而數闕蓋明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則擇以充位  
無則闕之矣自姬室喪陵諸侯僭縱秦併六國遷其後

宮恣用汰心益崇爵號漢自文景務循儉德奕世累盛  
而至武元選納益廣嬖幸用煩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  
四是以人君耽娛佚之樂起驕怠之惑倦勤廢政亂是  
用長唐景龍之孽天寶之敗是皆始於女德也夫其初  
皆恃當世之平寧因天下之全盛罔思生民作業之勞  
不念四方惟正之供沈溺留連漸至蠹弊女謁干乎主  
度姦微竊乎事權帑藏以淫費而耗盡賞刑以私昵而  
謬濫名禍當日垂鑒後人良可夷也是故考歷代治亂

之迹覽彤史得失之論擇善違失可舉而言若夫戒慎失政之方保全外戚之道則莫若賦之祿而使就第教之學而使循禮傳之以儒雅篤行之士而絕其便僻險偽之交示之以恭讓儉德之賞而懲其慢游僭汰之好以義節之是謂寵之以恩驕之是謂禍之梁竇無噍類於漢武韋不遺育於唐是可戒矣若夫體乾坤之法正閨闈之治則莫若登選良姓之種採納衣冠之緒屏卑賤之妖色斥猥微之淫行叙進婉順之德崇近清閒之

性雨露均施照臨無頗以資昊天悠久之無疆以取文  
王百斯之善慶若夫保邦求理之法節用安人之善則  
莫若省其品號罷虛授之廩祿放其游冗節徒費之羞  
服裁用度以寬民力息曠怨以除沴氣是故治世賢王  
之脩身正家愛民經國之道莫先於此也已謹論

六年翰林學士胡宿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一日草福康  
公主特進究國公主制竊聞議行冊禮然於事體頗有  
未便祖宗以來公主長主未有行此禮者昔漢明帝封

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  
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貞觀中太宗長樂公  
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  
引漢明帝之言為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  
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  
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  
曾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曾行冊禮今施於  
充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無以貴主之故賢妃

亦蒙殊典有旨令進綸告不行冊禮是母子之間一行  
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於史冊後世將有譏議必謂  
陛下偏於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  
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粗  
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  
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

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右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勾  
究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政龔鼎臣同

有論列以為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穉不更傳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嚮在主第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藉藉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

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為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七年光又奏曰臣先曾上言為前管句兗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句當外議誼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為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患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



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  
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由  
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為王僚屬固欲導王  
為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  
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  
耳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  
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  
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

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觸情任性以

邀君父憎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為不善之人也悉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

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

英宗即位初侍御史司馬光乞放宮人劄子曰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掌文書

之人其餘皆給與粒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  
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

光又奏曰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  
闕睢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  
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  
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隳  
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寔多無復限極監  
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

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為  
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  
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  
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為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  
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  
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  
宮傳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  
以為細事而忽之

光又上皇太后疏曰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為之父母况閨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烜以為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為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

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前史載之以為美談  
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  
仁孝聰明選擢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  
遽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  
石未效竊聞邇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  
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  
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  
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



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  
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為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  
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  
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  
壻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  
又仁宗立以為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  
念包容其過失耶况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  
孝謹溫仁動由禮法况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

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  
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  
識親疎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恠也殿下聰  
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  
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  
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  
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  
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

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  
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祐  
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  
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  
知非革心為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  
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  
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臣昧死再拜上疏

治平元年光又上皇太后疏曰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

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群情令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禋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

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為怨長者以為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為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

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無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為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踈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

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為豈可追數以為  
罪咎耶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  
哺果拊循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羞  
盥悅以事殿下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踈外猶以童孺  
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懟怨望  
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  
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  
如仇讎則臣以為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庭之

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  
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  
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踈客語言相接不  
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  
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  
蓋以此也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  
洽于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脩業仁聖之望光于遠  
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



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  
異論推其本原盖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  
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構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  
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  
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  
是以日夜闕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  
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  
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間

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為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摧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

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

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踈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貳乎夫貴莫貴於為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踈踈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踈踏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為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

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唯不避  
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  
臣所以為報効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  
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侍御史傅堯俞上奏曰臣聞志於大者必遺其細善乎  
始者當圖其終夫惟識小大之當迺不惑於衆人之論  
全始終之分故能成高世之德恭惟殿下佐佑先帝母  
儀萬方世謂雖明德長孫不可瞻望盛烈可謂善其始

矣當先帝晚歲國本未定殿下竭誠贊翊援皇帝於藩  
邸以繼大統是挈四海而手維之其功力可勝道哉及  
再降詔書權同機務內則調護聖神有勿藥之喜外則  
撫鎮夷夏有泰山之安若少留意以圖其全則高世之  
德具矣定策安宗廟為國家建不拔之基而收之以靜  
退成就其盛德以取高於萬世者大業也捨此皆瑣末  
細微固可以脫然遺之矣伏望以四月九日元降指揮  
施行遂還政事燕處清禁從容以就天下之養身受無

前之寵名家享不貲之盛福全具衆美纔一言之易耳  
況始諭外廷候皇帝康復日今天體清豫漸親萬幾不  
能知殿下之深者安得無惑惟殿下積行累功於數十  
年間其勤已甚儻始終之際微有不全他日雖復痛惜  
何所及哉不審殿下何憚於此而憚一言之易以全大  
德而釋羣疑也如前世善惡是非殿下宜講磨已熟臣  
所以懇懇為言者顧今朝廷之體非便而無益於殿下  
且慮左右之人不深惟大體務為姑息之愛因循寢久

將累盛德臣輩不言實負殿下至於佞者騰造異端解  
釋疑似不可不察伏惟亮臣悃幅斷之於心則天下幸  
甚

三年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曰臣伏聞皇太后手書追  
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陛下已降敕命施行竊以追崇  
濮王之事始因中書不正之謀陛下謙慎未行之間聞  
皇太后曾降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今皇太后復降  
命令追崇為皇始末不同天下將何取信況皇太后自



撤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源耳且三代已來未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自秦漢已後母后方預幼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以行其志往往出於逼脅而天下之心卒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年萬幾之務當出宸斷內奉慈闈惟宜竭仁孝之誠盡四海之養而已豈須更煩房闈之命叅紊國章一開其端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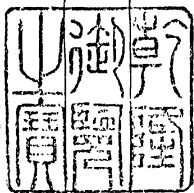
弊極大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也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寢前詔凡繫濮王典禮陛下自可采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臣方待罪於家日俟誅竄而區區之誠不能自己者尚冀一悟明主之聽以安宗社臣雖萬死亦復何恨

四年知諫院楊繪上奏曰臣竊聞內人景氏者曾在仁宗朝為御侍後出嫁許宗賢近已聽離却召入內者臣竊以文武之政治於衽席家人之道脩於近小而況已

經從良豈可復塵於禁掖哉伏乞放之於外以清物議  
治平間右庶子韓維上言曰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  
至諸臣之家為穎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為非便臣  
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萬世  
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  
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此言諸侯不  
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漁然所以推遠女德為民  
之紀法也伏以皇子穎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

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為宜歷選  
勲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  
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為務婚娶  
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陵靡犯禮者  
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嘆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今  
陛下始初清明為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  
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穎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  
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咏淑女幾以配上

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為後世戒也  
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苟益萬  
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五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朱依昊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勛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sub>臣</sub>毛鳳儀

謄錄監生<sub>臣</sub>曹方昇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內治

宋神宗熙寧元年殿中侍御史裏行錢顛上奏曰臣伏以歷代聖明之君臨御四海之初必有甚美之事以順人情必竭至誠之心以感天意陛下紹膺大寶憂勤庶政有弊必去聞善必行然猶陰陽未和災異數見豈聖



化有所不洽者耶臣竊伏思其一端臣恭聞仁宗及英廟兩朝之間見在宮人尚多幽閉掖庭豈無怨隔之思以汨和氣臣伏乞陛下特軫宸衷沛然下詔法祖宗開寶祥符之制量數放出務令從便無曠怨之苦有遂性之樂上足以感天意下足以順人情哲王懿範莫過於此也

侍御史知雜事劉述上奏曰臣竊以方今之患在乎宮冗官冗由乎入流之衆所以賢不肖混淆耗蠹帑廩而困弊生靈者也今不早為裁節日引月長將如之何伏

見皇族郡縣主出嫁其夫並白身授殿直內有閭閻之人但富於財者往往認他人三代有官職者冒為婚姻紊亂國經塵穢天屬莫斯為甚近制亦許就文資恩澤參以士人漸復唐制亦救弊之一端也以臣愚管見今後欲乞祗於見任文武官僚中元非進納出身者選擇為親內京朝官武臣與不隔磨勘特轉一官幕職官三考以上於銓格不妨磨勘者與轉京官州縣官令錄資序與兩使職官判官簿尉齋郎監簿之類與初等職官

該說不盡者乞從朝廷比類相度指揮所冀稍塞濫源  
漸清仕綴

三年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呂誨上奏曰臣竊聞去年  
下京東買黃金數萬兩本路科率太暴民頗怨之又廣  
南新錢監許買真珠上京傳說將備宮中十閣用度盖  
愚者無知因其民言造為端意謂陛下春秋富盛祥禪  
既除將邇聲色漸求暇逸此其惑也臣有以知聰明睿  
智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爾然重思之天下有道

庶人不議明盛之朝不當使民如是而議似亦啓之有  
因不可不卹也臣職在言責敢不為陛下一一而陳之  
臣聞宮禁職位自有班序十閤創置非古儀也或云仁  
廟晚年欲廣繼嗣諛言闕閤遂成其事英宗踐祚因循  
舊制真作無益害有益也何則既名閤分則異嬪御供  
具之外仍置官管幹增長事勢動有踰僭且禮之所設  
本防其漸作法於儉其敝猶奢今日之為實繫聖慮而  
況陛下尊奉兩宮與仁宗事體不同且虞倖進之臣漸

陳無益之計臣愚欲乞陛下沈機慮始臨事制宜俯畢三年之喪首罷十閣之制德音遂發人心自悅矧復舉動之間使人窺伺莫及豈止成一時之盛美將見垂萬世之休光區區之誠所願至矣

哲宗元祐間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見近除韓忠彥為尚書左丞繼又以其弟嘉彥尚主物議藉藉以為未當臣不敏不敢臆度其是非臣竊謂李德裕實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

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直洩  
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  
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萃於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  
況君舉必書而書事必謹其始陛下自臨御以來勵精  
政事未有過舉而首開此塗異日援以為比其弊將深  
且書於史冊云始於陛下使後世指為譏議顧不惜哉  
願陛下深思之陛下用臣輩為聰明臣苟知而不言負  
陛下之罪不容誅矣

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詒女年命似便然為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樞密直學士王巖叟進曰按禮經問名篇女家荅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氏官諱不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不是小事巖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

中書舍人彭汝礪奏曰臣竊以古者能治其國非獨修

諸已者備內亦有助焉后妃夫人能輔佐君子非獨天性然也教亦有素焉后妃人君之配也天下國家安危治亂宗廟社稷之禍福子孫之賢不肖是係豈特其身哉此可謂甚重以天下之責以聖人之事望於一未笄之女子此可謂甚難然則擇可不慎乎擇之必知所以教之自寒而暑非一日之積也則教之所以成物亦必有漸矣禮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



菹醢禮相助奠詩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工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古之人其教之也素故其成也至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祭祀婦事齊母道自其幼時婦事母道非其教之素曷能與於此周南之治盛矣其志為卷耳其效為桃夭其化為兔置為漢廣觀原反本固有所在臣以謂皇帝陛下春秋富宜蚤擇淑德之女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天之丕顯休命立師

傳保姆擇姬媵嚴宮室車服制環珮之節陳圖史之戒  
非正之聲音顏色使不得亂其視聽非正之玩好使不  
得致其前及其歸也凡所欲皆其所嘗聞之者也凡所  
享皆其所嘗安之者也凡所惡皆其所戒焉者也此可  
謂善矣以陛下之神明博大得賢妃之助其治天下國  
家何有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周既受命至  
配立而後言固則人主所以待內助如此也然則擇之

豈可不慎教之豈可不早夫教之非豫也使得其人幸而已矣幸非可以為法也苟非其人禍莫甚焉凡臣之言其稱辭小稽其事則甚大其事若緩察其微則甚切惟太皇太后陛下留意毋忽

五年給事中范祖禹論立后上太皇太后疏曰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

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  
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  
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  
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  
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  
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其子孫  
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  
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於媯汭遂有天

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

後也太妣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妣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妣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盖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

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  
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  
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  
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  
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  
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  
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  
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

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  
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  
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  
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  
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  
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



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  
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  
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  
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  
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  
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  
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  
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

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  
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  
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  
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  
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  
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

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武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

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

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

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  
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  
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  
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  
任惶懼俟罪之至

七年祖禹又奏曰臣近以權住經筵久不進講陛下今  
月一日已御邇英又先降聖旨過端午未住講讀此見  
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自五日以後北郊奉祠未獲入

侍伏觀中宮初建將行嘉禮實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恭惟本朝祖宗家法自三代以還蓋未之有由漢以下  
皆不及也今陛下納后以承天地以奉祖宗內盡孝養  
外美風化將以為萬世法臣愚竊為陛下重之謹按周  
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臣輒不自揆  
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為解義一篇謹錄上進以  
代奏事伏望聖慈少賜省覽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臣  
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內為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

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外  
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  
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  
莫大於此此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禮曰天子聽男教  
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  
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  
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可  
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父



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則一家之所嚴也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聽如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母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天下之為兄弟者定釐降二女于澠汭嬪于虞而天

下之為夫婦者定文王孝於王季太任刑於太姒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象曰風自火出家人何謂也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內而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內以相成故文中子曰明內而齊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為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

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何謂也處家之初治  
家之始故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王弼曰凡教在初而  
法在始當治之於未變嚴之於未瀆也既變而後治之  
既瀆而後嚴之則悔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君子言有物行有常無僻志無淫好所以閑家也昔者  
桀惑於末喜故夏亡紂惑於妲己故商亡幽王惑於褒  
姒故周亡晉獻公惑於驪姬三世大亂唐高宗制於武

后唐祚中絕中宗制於韋后身陷大禍皆不能閑之於  
初也閑之在於人心未變之時故象曰閑有家志未變  
也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何謂也坤之文言曰地  
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為倡  
陽不為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無攸遂在中  
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  
麻烹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  
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

工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闕雝美后  
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苻菜備庶物以奉宗廟又當輔佐  
君子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雝之化行  
則諸侯之夫人采蘋于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  
亦采蘋藻盛之箱宮湘之錡釜以供祭祀之用皆無攸  
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孽女亂政不修其職  
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皆反此者也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何謂也以陽處陽居下卦之上為家人之長剛嚴者也王弼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家人嗃嗃至於有悔雖危猶不失吉婦子嘻嘻言笑無節終必有吝凡家之道主於嚴敬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曰富家大吉何謂也以陰處陰體柔居巽少

長有禮各得其序以聽於上故象曰順在位也富者非  
富於財而已家之富猶人之肥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  
夫婦和家之肥也其大吉不亦宜乎九五曰王假有家  
勿恤吉何謂也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者也聖人以  
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  
身愛人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身子以  
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  
也如此國家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舉  
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  
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內莫不交相愛也詩  
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  
國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恤  
而吉王弼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古之人有行之者舜  
文王是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何謂也以陽居上處  
家之終誠發於中而著於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



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故曰威如閑之者制於未變也嚴之者所以常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揚雄曰貌重則有威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身處威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元祐六年太常丞呂希純上奏曰臣竊以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是以自古聖主有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叅求有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昏禮其敬謹重正如此詩人推原周家受命之本上陳姜嫄周姜太任太姒之賢皆聖賢之後大邦之子其盛德不回其徽音可繼故輔其君子世世修德昭受天命歷年長久未聞以聘納之際叅以陰陽數術者也三代禮文雖不盡見然禮記及周禮儀禮述大昏之義列媒

妁之職載六禮之儀稍為詳備略無男女年命勘婚文  
以至漢唐而下史策所載亦無此制本朝制司天之官  
雖有婚書然自祖宗以來每建中壺皆采用德閥不專  
以勘選為事且宣祖皇帝方在側微天作之合固未嘗  
集太史而議年命也然而昭憲太后實生太祖太宗為  
萬世福是豈勘婚之力哉其婚書詞義鄙淺及日官元  
不自信臣所慮者自降選后指揮已是逾歲誕聖年月  
其誰不知除日前供到家狀猶或可信外若今日以後

更令餘家供析安知不改易女命以求附會雖盡合書  
法豈復可憑則恐論議遲遲徒為過謹曠日持久無益  
而已皇帝於后妃之議方當謙抑不言太皇太后推慈  
愛之念固欲盡衆美以副宸心然則股肱大臣亦宜以  
身任其責況即今公卿士大夫之家例不勘婚人雖有  
貴賤之殊其於親愛蓋亦同爾乃敢斷然不用者豈非  
以勘合年命為難信畧去拘忌為安便邪為人臣者固  
當推己之所安以事君上不可如卜祝之論姑以逃責

而已故臣敢因緣職事輒貢瞽言伏惟聖慈少賜裁擇  
元符元年翰林學士鄒浩上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  
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  
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  
安得不謹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  
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  
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  
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

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宗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必為

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且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且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臣寮糾劾以聞陛下

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  
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錯手足  
其為害可勝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陛下天性仁  
孝追奉休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  
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  
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論乎



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喻也臣  
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  
符立后事以為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  
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固未嘗有子也所  
以立為后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  
嘗有子也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  
之系實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  
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

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  
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  
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  
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  
繼日已而飛電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靈不止  
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  
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考之人事既如彼求  
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

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傳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臣況直可以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天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誦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照納不以一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

議為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荅  
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哲宗時右諫議大夫范純仁論太皇太后冊禮疏曰臣  
近聞將來太皇太后冊禮並依明肅太后故事於文德  
殿受冊緣自太皇太后同政以來至仁盛德高掩前古  
所行典禮為萬世尊仰不必專稽明肅伏望特自太皇  
太后聖意指揮更令禮官子細詳定務合中制以副聖  
意臣以受恩殊常固當知無不言以伸補報罔避僭易

之罪伏望聖慈矜察易謙卦稱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一謙而四益從之又曰謙尊而光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皆經典之法言在聖明正所當務臣不勝區區犬馬之誠乞賜采錄

陳次升奏曰臣伏覩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迨從究驗證左甚明而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

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  
咸相與為之咨嗟彈指良可歎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  
有司雖聞追驗證左而事迹秘密朝臣猶不預聞士庶  
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若臣下一  
言一眚廢之逐之不足深恤自古推鞠獄訟皆付外庭  
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闈宦之手陛下但見案牘之具  
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寃濫為天下後世譏笑臣欲  
乞陛下親選在庭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

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不經有司獄成閹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徽宗時任伯雨上言曰臣近具封章論瑤華事前日得對清光面奉聖訓知宸衷之所慮合天下之公心事可施行理當將順然而臣竊以謂天下大事無過此者前日之廢既出於率易今日之復安可以忽遽以母儀之動靜而定是非於獄辭此前日之所以為率易也古人

有言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  
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奏牘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皆  
以為死有餘罪何則鍛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天下  
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於治獄之吏  
又況掖廷祕獄治世所無婦人柔弱豈勝箠楚遂以文  
致之罪因動母儀之尊此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崇堂陛  
也然以訓出兩宮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于秦陵則  
陛下今日豈可輕改若言近經大赦恩霈普霑豈唯瑤



華獨不昭雪臣尤以此論為不然也蓋朝廷赦宥為罪人而設耳昔以為有罪斷之於獄辭今以為無過均之以赦宥則是廢興動靜與衆同科慢而不嚴於體未順臣故以為不然也瑤華得罪於先帝見棄於兩宮此前日詔令之本旨也而外議藉藉皆以為先帝有常悔之言兩宮無堅確之命若審如此則皇太后下一詔書明白其事陛下奉付外廷使議典禮縱令遂非之人託於繼述自護其短又安敢以先帝嘗悔之言為不然乎雖

然詔書之文當有體要必熟議而後可發廢者之復當考故事必如禮而後可動如是則事正體嚴始終無礙臣故曰不可以忽遽也且五年安於寂靜豈有數月而不能待乎事之大者尤當以欲速為戒伏望聖慈上稟慈闈詳擇施行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張浚奏曰臣恭覩進奏院報已降制書令有司涓日冊賢妃為皇后乾道當陽坤儀配極神人協慶海寓同歡竊讀易家人象辭曰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是知致治之道必自內始臣復考其象辭風自火出為家人風之譬則化也火之譬則禮也禮修於身化行於外是為風自火出仰惟皇帝陛下聖學高明而事親以孝撫下以仁御事以斷凡有所為無一不合於禮方將正身以刑家刑家以齊國克謹細微以先天下治化之隆指日可俟四海幸甚臣欽聞詔命無任欣躍鼓舞之誠

光宗時李皇后寢預政倪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

秦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

起居舍人彭龜年上奏曰臣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之哲王出而照臨萬國必有宏綱大紀以貽憲厥後然其道不過自內以刑外正本以及末而所謂刑名度數政事法制有不在察察然也自秦以來唯務

以法制下凡治人之具求之已詳而分內之事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悖謬特甚盖有不忍道者也三代以後唯漢唐號為小康其間賢君猶愧於此然則治道之不如古無責耳矣唯我祖宗受天明命拯亂傾否具有本末越中古不止一事而先民推其所以致豐大之業者必以家法言之范祖禹曰自三代以後未有若本朝家法者也呂大防當元祐時嘗侍邇英講讀因進曰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盖由所立家法

最善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閭闔  
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  
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  
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皆尚華侈本朝宮室止用  
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闈出輿入輦祖  
宗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步歷廣廷  
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  
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至於虛已納

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止用  
羊肉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太平者臣嘗因二臣之言  
欲採摭祖宗家法類為一書而遐方賤吏不見國史傳  
聞小說不敢盡信抱此志願半世莫伸昨蒙陛下官之  
成均成均舊有國朝會要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錄  
本因得竊讀於是祖宗修之身刑之家者可以略見一  
二遂妄編次以成一書取監于先王成憲之義名曰內  
治聖鑒其目則畧循會要之舊其事則多本長編之書

一時名臣奏請有足裨補聖治者亦復採錄間有愚見  
輒復論著遺逸差繆不敢謂無然而區區二臣憂國愛  
君之心竊庶幾焉謹繕寫成編投進以備乙夜之覽  
金熙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家奏曰虞舜不  
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  
夫人嬪御有數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女  
無美惡入宮見妒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知而告戒之  
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



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  
淆混而無別雖有闌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嚴禁衛明  
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疏奏上嘉納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五